

儒家訓育原理之研究

吳鼎

(作者爲本校文理學院教育學系專任教授)

一、緒論

儒家訓育原理，基於儒家「人本主義」之哲學，以「智、仁、勇」三德爲標準。旨在培養兒童及青年之心性，使之正常發育；陶冶高尚之品德，使之詳明端正；涵蘊優美之情緒，使之平衡穩定；誘導正當之行爲，使之納入規範。其實施之程序：胎孕期中，注重「胎教」；出生之後，幼兒期中，教以「幼儀」；兒童期中，教以「灑掃應對進退」之節；青少年期中，教以「修身、治事、待人、接物」之道，成年期中，教以「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之大道。儒家視訓育一事，爲人類終身之教育。禮記「儒行」一篇，殆爲訓育之最高準則。其實施之範圍，則有「生活教育」，注重「起居規律」、「社交禮儀」、「生活規範」、「衛生習慣」等等；有「倫理教育」，注重「家庭倫理」、「學校倫理」、「社會倫理」等等。其實施之目標：則有「務本」、「爲學」、「明禮」、「反省」等等。其實施之原則：一曰「誠」；二曰「正」；三曰「莊」；四曰「公」；五曰「信」；六曰「嚴」。其實施之方法：首爲「發揚人性」；次爲「了解學生」；三爲「重視環境」；四爲「心理衛生」；五爲「適應個性」；六爲「啓發疏導」；七爲「課外活動」；八爲「變化氣質」。

綜觀儒家訓育體系，完密嚴整，體用兼備；歷經四千餘年，各代人才輩出，聖賢豪傑，忠臣孝子，賢母烈女，節婦忠僕，義友賢婢，光耀史冊，堪資矜式。足徵吾國歷史文化之優美，訓育制度之完備。但事實上儒家文獻中，既無訓育之專書，亦乏有關訓育之專篇記載；是篇之作，不過從儒家典籍中，博徵旁引，搜秘探微，積數年歲月，始告完成。筆者之意，以爲當前社會，工商業發達，生活進步，物質文明，交通進步，學校學生衆多，訓育效果低落；以致學校多違法亂紀之徒，社會多太保太妹之輩；社風日敗，道德日淪，瞻念前途，不寒而慄。如欲挽救頹風，從根救起，從儒家訓育原理中，研究出補偏救弊之方法，或亦不失爲愚者之一得。因不揣鄙陋，提出儒家訓育原理一文，以供研究訓育改進方法之參考。

二、儒家訓育之標準

儒家訓育，以「智、仁、勇」三德爲標準。孔子云：「『智仁勇』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又云：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又云「好學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」（均見中庸），由是而知「好學」可以增進青少年之智德，使能辨是非，別善惡，以達「擇善固執」之地步。「力行」可以厚植青少年之仁德；使能進德敦品，力行不怠，以達「博學篤志」之地步。「知恥」可以激勵青少年之勇德，使能知恥改過，日新又新，以達「剛毅堅強」之地步。故儒家訓育的標準，在於養成「成德達材」之君子，即今之所謂「優美人格」之國民。

智仁勇三德於作人之道，同等重要；而皆以「學」爲其根基。孔子說：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智不如學，其蔽也蕩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，……」（論語）可以智仁勇三德，皆須以良好之學業爲基礎。而推行之時，必須同時並進，不能缺少任何一種，否則人格即不健全，不能稱之爲「君子」。試析論之：

今有人焉，雖有精深之智識，復有健康之體格，而獨缺少高尚之品德，以正其用；於個人則不免流爲自私自利，以趨於自殘；於國家則未獲其利，而適承其病。此德育之所以重要也。若此人具有高尚之道德，亦具有健康之身體，而獨缺乏豐富之智能，以明其用；於個人則流於不識不知，於社會國家則爲無所貢獻；此智德之所以重要也。若此人具有高尚之道德，復具有豐富之智能，獨缺乏前進勇氣，與夫改過遷善之決心，以展其用；於個人則無發展，於社會國家則無貢獻，渾渾噩噩，虛此一生；此勇德之所以重要也。儒家之所以提出三德並重爲訓育標準者，實在盡人之性，盡人之才，以提高生命之真諦，宏揚人生之價值者也。

嘗考培養智德之道，在於求真；求真則智益。實行仁德之道，在於博愛；博愛則情厚。鼓勵勇德之道，在於自強；自強則意堅。而培養此三者，尤以意志之堅強爲先。蓋意堅而後力固。青少年之大病，在缺乏自動能力與勞動習慣，欲培養此能力與習慣，尤非先堅定其意志不可也。故意、知、情三者之發展與完整，爲構爲完美人格之要素，缺一則不能全其功。

儒家視「知、情、意」三者，爲人類之「天性」；「天性」者，人類與生俱來之「性」也。儒家認爲人類「智、仁、勇」三德之「人性」，係由「智、情、意」三種天性發展而成之也。儒家爲培養「人性」，故以「六藝」爲教育課程；「六藝」者，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之謂也。儒家以「禮樂」二藝化天性之「情」而使之爲人性之「仁」；以「射御」二藝化天性之「意」而使之爲人性之「勇」；以「書數」二藝化天性之「知」而使之爲人性之「智」。這是儒家以「六藝」教人的理論基礎；也是儒家達成訓育標準的主要內容。由是而知儒家訓育要旨乃在發揚「人性」，養成智、仁、勇三德兼備之君子。

三、儒家訓育之程序

儒家訓育之程序，係根據人類自胚胎時期即已開始；出生而後，自幼兒時期、兒童時期、青少年時期、成人時期，概言之，係根據人生身心發展而異其旨趣。茲分述其各期訓育之大概。

一、胎教：胚胎時期，注重「胎教」。胎教者，胎孕期中之教育也。以今語言之，即「孕婦衛生」。中國古代，文化昌明，婦女胎孕，即重「胎教」。如「周后娠成王於身，立而不跂，坐而不差，獨處不偃，雖怒不詈，胎教之謂也。」（見大戴禮）列女傳亦云：「大任者，文王之母，性專一，及其有身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，口不出惡言，以胎教也。」博物誌亦云：「婦人妊娠，不欲見醜陋物，異鳥獸；食亦當避異常味，……正席而坐，席不正不食，聽誦詩書諷詠之聲，不聽滌聲，不視惡色。以此生子，子賢明端正壽考，所謂胎教之法。」這是在胎孕期中注重孕婦衛生與心理衛生之方法。

二、幼儀：幼儀者，幼童所習之禮儀，爲生活教育之始。如：「子能食，教以右手；能言，男唯女喻，……」（見禮記內則）又如：「六年，教之數與方名；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。八年，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，必後長者，始教之讓。九年，教之數目；十年，出就外傅，居宿於外，學書計；衣不帛襦袴，禮帥初，朝夕學幼儀，請肆簡諒。十有三年，學樂、誦詩、舞勺，成童舞象、學射御。二十而冠，始學禮，可以衣裘帛，舞大夏，惇行孝弟，博學不教，內而不出。」（見禮記內則）

三、六事：六事者，灑、掃、應、對、進、退六事也。此今爲生活教育，八歲以上兒童習之。玉海有云：「八歲入小學，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，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」，可見八歲開始，兒童即學習灑掃應對進退六事，以充實生活內容。灑掃者，即

今之整潔訓練也；應對者，即今之禮儀訓練也；進退者，即今之秩序訓練也。兒童期中，將此三項訓練做好，實為生活教育之基礎也。

四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：此一貫之大道，為儒家對青少年及成人訓育一套完整之體系；大學一書中言之綦詳，茲不復贅。

由以上諸點觀之，足徵儒家訓育程序之周詳，對各階段，各年齡之兒童青少年及成人，其訓育之實施，皆有其不同之重點。

四、儒家訓育之範圍

儒家訓育之範圍，首為生活教育，其次為倫理教育。茲分述之：

一、生活教育：生活教育者，即一切之生活，皆須予以教育之謂也。其內涵為(一)起居規律：如「黎明即起，灑掃庭除，要內外整潔」等是。(二)社交禮儀：如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」，又如「與長者並坐，不橫肱，不交足」等是。(三)生活規範：如「食不言，寢不語」，又如「立必直，坐不蹕」等是。(四)衛生習慣：如「飲食必潔」，又如「割不正不食，席不正不坐」等是。此古代生活教育之大要也。現代教育部將生活教育分為八項，(一)日常生活教育；(二)健康生活教育；(三)道德生活教育；(四)學習生活教育；(五)公民生活教育；(六)勞動生活教育；(七)職業生活教育；(八)休閒生活教育。其內容亦頗周詳，適合學校實施之用。

二、倫理教育：倫理教育者，人與人相處之教育也。古代將倫理教育劃分為(一)家庭倫理與(二)社會倫理兩大要項。實則倫理教育包括「五倫」，就是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」。中庸云：「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；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兄弟也，夫婦也，朋友之交也；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智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所以「五達道就是「五倫」；「三達德」就是「智、仁、勇」。五倫之中，「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」三倫，是屬於「家庭倫理」的範圍；「君臣、朋友」二倫，是屬於「社會倫理」的範圍。唐韓退之主張「六倫」，就是於「五倫」之外，加上「師生」一倫，不無道理。「師生」一倫，也是屬於「社會倫理」範圍。茲將「家庭倫理」與「社會倫理」分別述之如下：

(一) 家庭倫理：我國家庭倫理，其內容是「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、夫義、婦順」。易家人卦云：「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婦婦，而家道正。」可見家庭倫理就是這幾項。所謂「父父」，是說爲「父」者應守爲父之分，盡爲父之責，就是一個「慈」字；「子子」是說爲「子」者應守爲子之分，盡爲子之責，就是一個「孝」字；「兄兄」是說爲「兄」者應守爲兄之分，盡爲兄之責，就是一個「友」字；「弟弟」是說爲「弟」者應守爲弟之分，盡爲弟之責，就是一個「恭」字；「夫夫」是說爲「夫」者應守爲夫之分，盡爲夫之責，就是一個「義」字；「婦婦」是說爲「婦」者應守爲婦之分，盡爲婦之責，就是一個「順」字。所以「家庭倫理」的要義，就「守名分」與「盡責任」而已。試思一家之人，人人各守其分，各盡其責，則家庭之間，自能雍雍穆穆，表現融洽和諧氣氛，一種「天倫之樂」，是家庭無上樂趣，家庭事業，由此而蓬勃發展；兒童之優良品格，由此而陶冶育成，所謂「家道正」，就是家庭教育，由此而趨向於正軌了。如果一家之中，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倫理無存，就不成爲家庭了。

(二) 社會倫理：人類生活，家庭而外，卽爲社會。社會生活，包括公民生活，學校生活，親戚的酬應、朋友的往還，娛樂場所的消遣，社會公益的義務，都屬於社會生活範圍。故社會生活範圍廣泛、而社會倫理亦甚複雜；撮要言之：不外忠愛國家，奉公守法，尊敬師長，友愛同學，敬長慈幼，救孤恤貧，重公德、尚公益等項而已。苟能守一己之分、盡一己之責，言必忠信，行必篤敬，並能心存恕道，克己爲人，則社會倫理，亦不難竟其全功。中國古代以家庭倫理精神，推廣社會倫理，以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爲實施準則。而以「信、誠、義」爲社會倫理精神。可以端正社會趨向，樹立社會風氣，大體上已屬够用。

由此而知，儒家訓育之範圍，首重生活教育，教以修身、爲學、待人、接物之要道，以建立人類健全生活之基礎；次重倫理教育，培養其孝弟友愛、敦親睦鄰之美德，並培養其私德與發揚公德，建立和諧之家庭，康樂之社會與富強之國家。以平等精神，協調交友敦親之道，以發展人際之關係。以科學精神，鼓勵研究發展，創造發明，提高人生之價值。以達成利用厚生之宏旨。可見儒家訓育之實施，旨在發揚人性，促進個人健康身心，增進人類道德品格，提高人類生命意義，創造人類社會幸福；使人人都成爲有爲有守之國民，奠定國家富強康樂之基礎。

五、儒家訓育之目標

儒家訓育，基於儒家「人本主義」之哲學思想，其概念為教人「作人」。故訓育之目標在於訓人「作人」，在發展人的健全人格。其要義可分四項說明之。

一、修身：儒家訓育，首重修身。人能修身，即能發展其健全人格。人格健全之人，可以立身社會，不論為士為農為工為賈，皆可以發展其能力，貢獻社會國家，為人類創造幸福。即使缺乏適當機會，不能施展才華，也能做個安分守己的良民。所謂「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」，只有人格健全的人，才能做到。所以「修身」實在是作人的基礎。大學云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」中庸亦云：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。」可見修身是何等的重要。儒家認為修身之道應從「孝弟」入手。孔子說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（論語學而）此為儒家教人，首重孝弟，次重言行，然後汎愛衆人，親近仁人，最後再學習文學。有子曰：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」（論語學而）這裡說明「孝弟」不僅是修身之本，也是為仁之本。儒家以「仁」為其中心思想，故訓育最終之目的，即在培養「仁人」。「仁人」是不容易做得到的，所以先提出「親仁」作第一步工夫；再提出「為仁」作第二步工夫；並且說明「孝弟」是「為仁」之本。本既立，則道生，可以日近於「仁」矣。這是儒家訓育原理的基本概念，是研究儒家訓育原理所當注意的。

為什麼「孝弟」是「為仁」之本呢？因為「孝」是諸德之本。孝經云：「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經，而民是則之。」（開宗明義章）蓋「孝」為人性所固有，親子之道為天性。「弟」者「悌也」。亦為敬也、恭也、友也。詩云：「愷悌君子」，是能恭敬而友愛者，則可以為君子。「仁」的出發點為「孝弟」實則能孝能弟，皆出自內心存仁，藉孝弟以表現之。因為子女對父母盡孝，兄弟姊妹間相互友愛，乃己身與一切生命相感之起點，也是對一切人與萬物盡責任之起點。仁愛之推行，道德之實踐，都建立在對人對事對物的一片敬愛的真心之上。這一片敬愛的真心，最根本最切近處是發端於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間，人人為了要愛父母、愛兄弟姊妹，愛家庭；推而廣之，便是愛鄰里、愛親友、以至於人類、愛國家、愛民

族、愛世界，這種「愛」的表現，便是「仁」的表現。所以，曾子說：「居處不莊，蒞官不敬，朋友不信，戰陣無武」，都是「非孝」。（見禮記）可見「孝德」攝涵諸德，而「孝」之廣義，便是修身、「事君」、「為政」、「交友」、「作戰」等諸要義，可見「孝德」為「諸德之本」了。孟子也說：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；義之實，從見是也。知之實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；禮之實，節文斯二者是也。樂之實，樂斯二者，樂則生矣。生則惡可已也。惡可已，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。」（見孟子離婁上）荀子也說：「入孝出弟」，「上順下篤」。（均見荀子子道）由此看來，孝弟是「為仁」之本，也就是「作人」的基本工夫。儒家認為「作人」的基本工夫奠定了，然後方知「為學」之道，「明禮」之方，「反省」之法，也就能培養出真正的人才。

二、為學：儒家訓育，「修身」而外，即是「為學」。學記云：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學，不知道。」這是說明「為學」的重要。既然要作人，就必須為學；如果不學，就不能「明道」。孔子云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（見論語學而）這是說明為學的樂趣。荀子云：「賤而貴，愚而智，貧而富，其唯學乎。」（見荀子儒效）這是說明為學的功用。蓋學可以為士、為君子、為聖人。荀子說：「學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為之而寒於水。木直中繩，輒以為輪，其曲中規，雖有槁暴，不得挺者，輒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；君子博學而日參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」（見荀子勸學）這是說明為學的重要。荀子又云：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」（見荀子勸學）這是說明學無止境必須繼續學習的重要。蓋為學能「知明而行無過」，故須力求精進，即學記所謂「學然後知不足」也。孔子亦勉人為樂，有云：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（見論語泰伯）孔子之「六言六蔽」，說明好學與諸德之關係。孔子對子路說：「由也，汝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」。「居，吾語汝。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智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（見論語陽貨）可見「仁、智、信、直、勇、剛」六德，必須以「好學」來節制，否則就不免成爲「愚、蕩、賊、絞、亂、狂」諸蔽了。

至於為學的方法：儒家認為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」五個程序；由學而問，由問而思，由思而辨，

由辨而行。並提出五個標準：即是「學之弗能弗措也；問之弗知弗措也；思之弗得弗措也；辨之弗明弗措也；行之弗篤弗措也。」（均見中庸）荀子亦說：「學止於行而已矣。」（荀子勸學）這兩處的「行」字，都是指「改變行為」與「變化氣質」而言。可見爲學有助於行爲之改善與氣質之變化的。荀子所說的「學如蜕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總之，爲學是作人的重要條件，儒家認爲作人必須爲學，並且要力求精進，學得徹底，爲學可以變化氣質，提高品德，改善行爲，所以儒家訓育原理，重視勉人爲學。

三、明禮：儒家訓育，也注重「明禮」。禮記云：「禮之所尊，尊其義也。」孔子云：「明乎郊社之義，嘗禘之禮，治國其如指掌而已乎。」（見禮記仲幫燕居）這是說：「明禮」的重要。儒家視「明禮」爲訓育目的之一，孔子說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」，而其細目則爲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（均見論語顏淵）這是說明「明禮」可以「爲仁」，「爲仁」的積極方面是「克己復禮」；消極方面是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這四項都是「克己」工夫，能「克己」卽能「復禮」，能「復禮」卽是「爲仁」。所以「禮」者，乃「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，以爲民坊者也。」（見禮記坊記）韓嬰亦云：「禮者，則天地之體，因人之情，而爲之節文者也。」（見韓詩外傳卷五）於此可見「禮」有節人之情的作用。關於這一點，荀子說的最明白。他說：「禮起於何也？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求；求而無度量分界，則不能不爭；爭則亂，亂則窮。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禮樂以分之；以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窮乎物，物必不屈於欲。兩者相持而長，是禮之所起也。」（見荀子禮義篇）就荀子之意，以爲人生而有物欲，而有好惡之情，若聽其發展，則欲壑難填，必因之而起爭亂；爭亂的結果，自然不堪設想矣。故主張有「禮」以制之；這就是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，以爲民防的意思。因爲人若爲欲所蔽，不但不能爲學，亦不可以爲人。所以儒家以「明禮」爲訓育作人的重要條件。

禮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規範。如禮記云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教訓正俗，非禮不備。分爭辨訟，非禮不決。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非禮不定。宦學事師，非禮不親。班朝治事，蒞官行法，非禮，威儀不行。禱祠祭祀，供給鬼神，非禮，不誠不莊。」（見禮記典禮）禮對於人類日常生活也有和諧與調節作用，如荀子云：「凡用血氣志意知慮，由禮則治通，不由禮則勃亂提縵；食欲衣服，居處靜動，由禮則和節，不由禮則觸陷生疾；容貌態度，進退趨行，由禮則雅，不由禮則夷固僻違，庸衆

而野。」（見荀子修身）可知禮對社會秩序之大，及個人生活行為影響之深了。

儒家訓育，目標之一在使人明禮。就前文觀之，明禮可以立身，可以治事，可以待人接物，可以安定社會。如果訓育實施，忽略此一目標，不能使人明禮，則訓育即失去重心矣。

四、反省：儒家訓育，重視反省。認為「反省」可以「寡過」，為人生所不可少之生活也。所以儒家列反省為訓育目標之一。蓋反省者，使人能自察其過，且能知過必改之意也。人生而有欲有情，欲生則蔽，情動則蕩，皆為內在之影響力，足以使人之神明不清，理智退避，趨向於惡者也。如能隨時反省，即是隨時自覺，可以提高警惕，加強覺悟，不使物欲萌生，不使情緒激動；做到清明透澈地步，自不難因反省而改過，因改過而遷善，可達品德高尚，學業精進，日新又新，止於至善。所以曾子說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（見論語學而）這是曾子每日以三事反省，第一是治事方面；第二是待人方面，第三是為學方面。治事方面以「忠」字為反省標準；待人方面以「信」字為反省標準；為學方面以「習」字為反省標準。青年人每日能以這三個標準來檢討反省，在身心修養方面，自然有相當裨益。曾子又說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（見大學）所以曾子一生，謹言慎行，每日反省，儘量保持終身無大過；這是曾子立身之道，值得後代青年學習的。曾子在「易簣」（將死之前）的時候，召見他的門弟子說：「啓予足，啓予手。詩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，小子。」（見論語泰伯）這是曾子為人，畢生小心謹慎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因為謹慎如此，所以終身無大過，這是曾子善用反省的功効。儒家諸子，視「反省」為修養工夫者，比比皆是。如孔子云：「內省不貳，夫何憂何懼？」（見中庸一章）又云：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」（中庸一章）孟子云：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。」（見孟子離婁上）足見「反省」是立身為學待人接物之要道。儒家認為「反省」須注意下列四個條件：

（一）愆忿：忿是人類情緒激動的現象。人之情緒，以維持平衡，不使激動為宜。情緒平衡時，理智清明，思緒敏捷，見解公正，行為正常，能夠判斷是非，辨別善惡，不論為學治事，均有裨益。如果情緒激動，精神緊張，言語無倫，行為失軌，既不能為學，復不能治事。所以大學云：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」（見大學傳七章）這是說當人類情緒激動之時，則有時忿懣，有時恐懼，有時好樂，有時憂患。有一於此，

心理即不得其正，不論處理任何事情，都會失敗。所以儒家主張慾忿是反省的第一件要事。

(二) 窒慾：人之慾望無窮，不能不加抑制。荀子認為人之性惡，就是因為多慾的關係。好利疾惡，聲色犬馬，都是人之所好，也是「慾」的誘惑。順其慾望，則必出於爭奪，於是犯分亂理而歸於暴，這還成爲一個社會嗎？儒家認爲欲念出於人心內在的衝動；故主張用「窒慾」來制服。「窒慾」的工夫，大學主張「誠意」，主張「慎獨」。「誠意」就是「毋自欺」，也就是「自謙」；「慎獨」就是「十目所視；十手所指」。不苟言，不苟行，不苟思。能做到這樣工夫，自然能達「窒慾」的目的。中庸主張「戒慎」「恐懼」，也主張「慎獨」。「戒慎」是「戒慎」乎其所不睹；「恐懼」是「恐懼」乎其所不聞。因爲存心不敢須臾離道，故戒慎恐懼，不敢有違道之行爲。不敢違道，即是「窒慾」的基本力量。「慎獨」是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」，就是幽暗之中，細微之事，雖未形而機已動，人雖不知，而已獨知之。辨其惡而加扼止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，這是「窒慾」的徹底辦法。如果有慾不加窒聽其滋長，則人爲物慾所蔽，無所不爲。當然談不上爲學治事了。所以儒家主張「窒慾」。

(三) 去蔽：荀子云：「凡人之患，蔽於一曲，而闕於大理。」（荀子解蔽）可見人之修身，以去蔽爲要。蔽不去，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，雷鼓在側而耳不聞。」（荀子解蔽）其結果是不堪涉想的。所謂「蔽」者，偏也，成見也，昧於真理而以「僞」爲「真」也；扭於積習而積「非」爲「是」也。荀子分析修身之「蔽」有四。他說：「情之至也不貳」。又說：「心枝則無知，傾則不精。貳則疑惑」，「故知者擇一而壹也」。「壹於道則正，以贊權物則察，以正志行察，則萬物官矣。」又說：「好書者衆矣，而倉頡獨傳者壹也；好稼者衆矣，而后稷獨傳者壹也。好樂者衆矣，而夔獨傳者壹也。好義者衆矣，而舜獨傳者壹也。……自古及今，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。」（均見荀子解蔽）這是說「貳」之蔽。人之立業，若心專一，則無所不成。所以不論修身爲學立業，須去「貳」。他又說：「人心譬如槃木，正錯而勿動，則湛濁在下，而清明在上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。微風過之，湛濁動乎下，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。」（荀子解蔽）這是說「動」之蔽。今修身而心浮動，則神智亂矣，亦難有成。所以修身須去「動」。他又說：「凡觀物有疑，心中不定，則外物不清。吾慮不清，則未可定然否也。冥冥而行者，見寢石以爲臥虎也；見植林以爲後人也。」（荀子解蔽）這是說「疑」之蔽。人之修身，內心應求安定，中心不定，

則外物不清，難與言修身矣。所以修身須去「疑」。他又說：「其爲人也，愚而善畏。明月而宵行，俯見其影，以爲伏鬼也。仰視其髮，以爲立魅也。」（荀子解蔽）這是說「畏」之蔽。人之修身，如畏首畏尾，亦不足以言壯志。所以修身須去「畏」。「貳」之蔽在使人不專；「動」之蔽在使人不安；「疑」之蔽在使人不堅；「畏」之蔽在使人不前。不專不安不堅不前，皆不足以言修身，故修身必須先去此四蔽也。

（四）改過：語云：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即無過矣。」可見「過」是人人難免的，有了過，就立刻改掉。所以孔子說：「過則勿憚改」。（論語學而）如果有了過，而不肯改，這才是真正的過了。所以孔子又說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（論語衛靈公）不過有些人有了過不但不改，而且花言巧語的掩飾，所以孔子認爲這一類的人是小人。他說：「小人之過也必文。」（論語子張）足見儒家訓導學生，最重視學生「知過必改」。改過是一種決心的表現，能改過的人，要有勇氣。孔子所說：「知恥近乎勇」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改過的關鍵是在如何能知道自己有過。儒家對此主張親師擇友，因爲師友可以指責過失，規過勸善。有了過失，一經師友指出，就應該誠敬的接受。所以孟子說：「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」。「禹聞善言則拜。」（孟子公孫丑上）這是儒家教人改過所應具的態度。人能改過，是一種自新的力量；也是一種自我奮發的勇氣。人能改過，也是一種「與人爲善」的態度。孟子說：「大舜有大焉，善與人同，舍己從人，樂取與人以爲善。」（孟子萬章上）只要能改過，就能虛心向上，與人爲善，不論爲學作人，都可以日新又新，明德新民，止於至善。

六、儒家訓育之原則

儒家訓育原理，其核心爲「仁」。「仁」就是「愛」，故儒家訓育最高原則爲「愛」。但一部論語中，提及「愛」字不多，而提及「仁」字者，則多達千百次。孔子云：「仁者愛人」，足以證明「仁」就是「愛」，也可見到儒家教育思想，是以「仁」爲中心。儒家訓育思想，也是以「仁」爲中心。故儒家所持之訓育原則，其要點有六：一曰誠、二曰正、三曰莊、四曰公、五曰信、六曰嚴。此六者，乃一般訓育之原則也。茲分述之：

一、一曰誠：儒家訓育第一個原則爲「誠」。中庸云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又云：「君臣也，父子

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天下之達道也；智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」一者何？誠也。可見「誠」爲立身處世，待人接物之大本。儒家訓育，最重真誠。真誠的態度，一爲不欺，二爲耐煩。如：孔子對子路說：「由，誨汝知之之乎？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」（論語爲政）這是孔子訓育的基本態度就是一個「誠」字。又如：「樊遲請學稼。子曰：『吾不如老農。』請學爲圃。曰：『吾不如老圃。』」（論語子路）這是孔子真誠態度，決不強不知以爲知。至於孔子循循善誘，不厭不倦，亦皆由於「誠」之一字；可見「誠」由內心發出之一種力量。

二、二曰正：儒家訓育，自始以「正」。易經蒙卦云：「蒙以養正」，正者，所以正身正心也。孔子曰：「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孟子亦謂：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；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，皆爲「勉人以正」之意。蓋教師必須持身以正，才能以身作則，正己正人。教師教人以正，學生方不致誤入歧途。孔子又說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（論語子路）又說：「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（論語子路）可見「正」是儒家訓育原則。

三、三曰莊：莊即端莊，爲臨下所應具之儀容。又莊重：有以身示範之意。蓋不莊重，即爲輕浮。如果爲人輕佻浮躁，學問事業，兩無所成。所以孔子說：「君子不重，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」（論語學而）又說：「臨之以莊則敬。」可見「莊」爲訓育重要原則之一。

四、四曰公，公，公正公義也。訓育之道，最重公正；如有絲毫不公之處，不義之行，將爲學生所懷疑而不信任，則訓育之效果，必大受影響。孔子對此最爲注重。如門弟子以爲夫子之道，高矣美矣；是否而隱晦誨之處，不免懷疑。孔子說：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？吾無隱乎爾；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足見孔子教學無隱，情詞懇摯。這是孔子大公無私的訓育態度。

五、五曰修：信者，不欺也。孔子平日誨學生有兩個要則：一是「言忠信」，一是「行篤敬」。孔子說：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」（論語）又說：「民無信不立」。（論語）都是訓練學生「守信重諾」的要義；所以他說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；大軍無輓，小軍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」（論語）足徵「信」是儒家訓育原則之一。

六、六曰嚴：嚴是公平正直，不苟且，不通融，認真踏實的意思。儒家訓育，注重因材施教。良好的訓育制度，是應該嚴

格執行的，孟子云：「大匠誨人，必以規矩，學者亦必以規矩。」（儒子告子上）又云：「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，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」。（儒子盡心上）蓋儒家訓育，皆有不可易之法，不容自貶以循學者之不能也。這正是嚴的原則。此外，儒家對於偷懶怠惰學生，則亦從嚴譴責。如：「宰予晝寢。子曰：『朽木不可雕也；糞土之牆，不可污也；於予與何誅！』」孔子這樣義正詞嚴的責罰宰子，這也可證明儒家訓育從嚴之一例。

以上所舉，爲儒家訓育之六項原則，這六個原則的出發點，皆本於「仁」，故儒家訓育最高哲學爲「仁」。

七、儒家訓育之方法

儒家訓育之方法有八：一爲發揚人性；二爲了解學生；三爲重視環境；四爲心理衛生；五爲適應個性；六爲啓發誘導；七爲課外活動；八爲變化氣質。茲分述之：

一、發揚人性：儒家認爲人類有與生俱來之天性，天性含有「知情意」三個因素。所謂「知」，是先天的「智慧」。「智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「性」，故爲「天性」之一。孟子稱之爲「良知」。孟子曰：「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」（見孟子盡心上）所謂「情」，是先天的「情緒」。因爲人類情緒本是天賦的。孟子所謂：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；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」（孟子盡心上）便是說明「情緒」也是「天性」之一。所謂「意」便是現代心理學家所說的「意志」。「意志」是合「情」與「知」而產生，「情」與「知」既皆爲先天的稟賦，則「意」亦必與秉賦有關。孟子所謂「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」。（孟子盡心上）便是這個意思。所以「知、情、意」三者，都是屬於人類「天性」。

儒家認爲人類「天性」經過教育（教學與訓導）陶冶之後，可以發展爲「人性」。不論教育的目標抑或訓育的目標，都是要發揚人性的，所謂「發揚人性」就是健全人類之人格。儒家承認「人性」也是包涵著三個要素的，就是「智、仁、勇」三德。儒家認爲人性中的「智德」是由天性中的「知」發展而來；人性中的「仁德」是由天性中的「情」發展而來；人性中的「勇德」是由天性中的「意」發展而來。換言之，便是把人類的「天性」發展出來，便是「人性」。「人性」易爲「情」與「慾」所蕩，故須以「學」（教育）來指導。孔子說：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智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。」

「由此可知「智，仁，勇」三者雖屬「人性」，若無良好教育（訓育）來指導，則「智」必流於「蕩」，「仁」必流於「愚」，而「勇」必流於「亂」。可見教育（訓育）對於發展人性的重要了。故儒家訓育之主旨，即在發揚「人性」。

二、了解學生：儒家訓育，必先注意了解學生。孔子平日對於學生言行之觀察，極為深刻；所以能因材施教，成效顯著。他如孟荀諸子，亦注意對學生之瞭解。茲綜合儒家諸子，言論，就其瞭解學生方法，述之如下：

(一)對於學生性格的了解：孔子平日觀察學生，至為深刻。對學生的性格，能用一個字評定出來，極為允當。論語先進積有云：「柴也愚、參也魯、師也辟、由也喭。」孔子以「愚」字評高柴，以「魯」字評曾參，以「辟」字評子張，以「喭」字評仲由，恰如各人的性格，評之非常允當，若非了解至深，曷克臻此。孟子對於學生性格，亦甚了解。如對公孫丑則多言仁政，對告子則多言性，對萬章則多言堯舜禹湯伊尹伯夷，都是各依其性格而啓發之。使能發展其才能而已。其餘如對古人、時人，亦嘗以一字評之。如「離婁之『明』，公輸子之『巧』，孔子之『仁』，孟賁之『勇』，可見孟子對學生不但能因材施教，而且也有知人之明。

(二)對於學生才能的了解：孔子平日對於學生才幹和能力的觀察，也極深刻。他了解學生彼此才幹的不同，能力大小不同，來確定他們從事職業的方向。這與現代的「職業性向測驗」有相似之處。雖然孔子僅憑其個人精密的觀察，却能鑑定人類能力與職業性向之關係。足徵觀察仍被視為主要的可以信賴的方法。孔子對學生才能觀察的結果，據以指示學生就業的目標，亦即為他們選擇職業的方向。如孔子對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華等的才能，都十分了解，所人他在答孟武伯之問說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。……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。……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。」（論語公治長）又說：「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……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……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（論語雍也）這兩節都是說明孔子對學生才能了解之深，第一節說明子路可以治千乘大國之軍旅，冉求可以爲百乘之家之主宰，公西華可以束帶立朝辦理國際邦交。第二節則說明子路、子貢、冉求各有特長，適宜於從政。這些都是證明孔子了解學生之深，從他們才能中確定他們職業的方向。

三、重視環境：儒家訓育，重視環境。蓋環境之感染力量極大，影響人之爲善爲惡者亦深。故孔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

遠也。」（論語述而）這是說，人之天性相近後天的環境使人有善有惡，愈趨愈遠。孔子這話是不錯的，所以古今中外教育學者，莫不重視環境。所謂環境，泛指人生活動場所及接近人羣而言；可分爲「靜的環境」與「動的環境」兩種。這兩種環境，對人皆有很大的影響。生物專家認爲人類生而具有一種「可塑性」(Plasticity)，這種「可塑性」，極易受感染，生物學家認爲人類的「可塑性」就是人類受教育的可能性 (Educability)。故人之所聞所見所感，皆可以影響行爲，人之爲善爲惡，由於環境的影響力量，實不可輕視。此孟母所以有擇鄰而居，子夏所以有擇友而處。人類就是可以因後天的環境不同，可以學好，也可以學壞。所以儒家訓育對於環境的選擇，異常重視。荀子說：「禹之所以爲禹者，以爲仁義法正也。然則仁義法正，有可知可能之理。然後途之人也，皆有可以智仁義法正之質，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，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。」（荀子性惡）荀子所謂「仁義法正」之質之具，就是現代生物學家所講的「可塑性」。因爲人人「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，皆有可以能付義法正之具」，就是人人皆具有可以爲「禹」的可能性。只要有好的環境，好的教育，自能奮發而爲「禹」的。這也就是孔子所說「人人皆可爲堯舜」的道理。墨子看見染絲，也感悟到環境之重要，因而嘆曰：「入蒼則蒼，入黃則黃」。（墨子）正是說明環境感染力量之大。

四、心理衛生：儒家訓育，頗能重視心理衛生。儒家認爲「情」與「慾」是人類進德修業之大敵。故主張「懲忿」與「窒慾」以平衡人類之情緒，消除人類之物慾。在積極方面，儒家主張培養人類「智仁勇」三達德。孔子說：「好學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」又說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因爲「好學」而「不惑」，所以理智清明；「力行」而「不憂」，所以情緒穩定；「知恥」而「不懼」，所以意志專一。能如此，則「情」與「慾」皆無所施其技矣。

所謂「情」，儒家稱之爲「七情」，即「喜怒哀懼愛憎欲」七種情緒。所謂「慾」，佛家稱之爲「六慾」，即「色慾、形貌慾、威儀姿態慾、言語聲音慾、細滑慾、人想慾（物慾、財慾等）。情動則亂，慾動則狂。大學指明情動之現象省云：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」（大學傳七章）就是說，當人類情緒激動之時，則有所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，在這樣情境之下，不論爲學治事待人接物，皆是「不得其正」。慾動則使人昏迷，使人狂暴，荀子認爲人之性惡，就是因爲多慾的關係。好利好貨，聲色犬馬，都是人之慾望。順其慾望，則必

出於爭奪，於是犯分亂理而歸於狂暴，社會就要引起紛亂了。再就生理現象言之：

情動影響——理智低落，觀念模糊，注意分散，意志消沉。

慾動影響——理智不清，思緒不明，行爲失常，意志不定。

儒家訓育方面，對於「情」與「慾」的訓育方法，主張積極的培養健全的感覺與平衡的情緒，並主張「自我控制」；效分利學之如下：

(一)提倡九思：視思明、聽思聰、色思溫、貌思恭、言思忠、事思敬、疑思問、忿思難、見得思義。

(二)主張四勿：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。(自我控制)

此外在消極方面，儒家主張：

(一)在觀念方面——去疑、去蔽、去貳；

(二)在情緒方面——去妬、去怨、去恨；

(三)在行爲方面——去畏、去變、去惰。

五、適應個性：儒家訓育，最能適應學生的個性。本來「個別差異」的存在，是近代生物學與心理發展以後而產生之學說。由於此一學說的產生，近代訓育理論便提出許多適應個性的訓導方法。而我國儒家諸子，早已提倡「因材施教」的明訓。孔子是儒家倡導個性適應最早的教育家。論語一書中，隨時可以發現。孔子認爲人類資質，約可分爲三等。他說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學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。」（論語季氏）又云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（論語雍也）就是就人類秉賦而言，分爲上中下三等；生而知之者，是上智的資質；學而知之者，是尋常的資質；困而知之者，是魯鈍的資質；困而不學，是下愚的資質。人生資質而有差異，正是證明人類的個性有差異，這是自然的現象，所以孔子主張用適合他們需要的方法去訓導他們。

孔子對學生的訓導，一方面是適合學生的個性，一方面是適應學生的需要，所以效果很好。他的學生同樣的問仁、問孝，孔子對他們的答語，並不一致，完全爲着適應各人不同的需要。譬如：「子路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『有父兄在，如之何聞斯行

之。』冉有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『聞斯行之。』公西華曰：『由也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；求也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聞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問。』子曰：『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進之。』」從這一段文字裏，可以看出孔子訓導方式是如

何適應學生的個性了。

六、啓發誘導：儒家訓育，注重啓發誘導。訓導學生時，以其舊經驗爲基礎，使之類化，而獲得新經驗。先就已見已聞已知者，比較事實，以類化其所未見未聞未知者。蓋訓育方式，重在啓發誘導，以增進其經驗的改造。所以一切訓導，重在啓發誘導。如禮記云：「良冶之子，必學爲裘；良弓之子，必學爲箕；爲始駕馬者反之，車在馬前。」（學記）這是說訓導學生之時，須顧及學生之學習心理的程序，即舊經驗之重要也。故優良技術的冶金工人，要使他的兒子能鎔金屬來補破器，必先使其子學習補合獸皮以成裘；因爲補合獸皮易，補合破器難。優良技術製弓的工人，要使他的兒子把骨角撓曲；製成弧度相等的弓，必先使其子學習撓柳條以成箕；因爲撓柳條製箕，爲眼前常見的事，撓骨製弓是較難的工作。初次駕車之小馬，使其駕車，必須先使小馬隨在車後，車在馬前，使其習慣而不驚慌，整齊步伐。學生有了舊經驗作基礎，再來接受新的訓導，就是易於接受，而不致視爲困難了。

七、課外活動：在訓育領域中，課外活動實爲重要部分。學生品性學業的精進，不僅由教室中學學習而來，課外活動，則爲「化知識爲行爲」的必經過程。依照學習原理來說，接收知識之後，必須經過「思考」與「運用」之機會，才能由知識變爲能力。這就是孔子所說的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」的功夫，也是荀子所說的「學止於行」的意思。依學習心理來說，以舊經驗爲基礎可以吸收新經驗，而新經驗的類化與應用，則有賴於練習，經過練習的新經驗，其有用者保留，無用者淘汰，而保留下來的新經驗，即與原有的舊經驗相聯合，因而擴充了經驗的領域，這便是經驗的改造。人類經驗不斷的擴充改進，人們的思想、觀念、情操、意志、行爲、能力等乃一天天發展起來。這便是訓育的功用。所以課外活動雖屬訓育範疇，但其功能却有助於教育的成效。這些雖屬近代的理論，但儒家早在二千多年以前，即已提倡「課外活動」了。學記云：「大學之教也，時教必有正樂，退息必有居樂。不學操縵，不能安絃；不學博依，不能安詩；不學雜服，不能安禮；不與其藝，不能樂學。故君子之於學也，藏焉、修焉、息焉、遊焉」。此一段文字，即說正式課業與課外活動相輔爲用之意。「時效必有正樂」即正

式作業之意，「退息必有居學」，即課外活動之意，二者須相輔爲用。所謂「操縵」是課餘的音樂活動，「博依」是課餘的歌詠活動，「雜服」是灑掃、應對、投壺、沃盥等各項活動，「興藝」是射箭、騎馬、六書、九數等各項活動。學生能參加各項課外活動，才能對於正式的作業有濃厚的興趣。「藏」是儲蓄其既知，「修」是學習其未知，「息」是恢復其精力，「遊」是參加各種活動。藏修時專心藏修，息遊時專心息遊，兩者相輔爲用，勞逸得以調和，身心自感舒泰，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，樂其友而信其道」了。如此可見儒家早已注重「課外活動」之實施，而且運用「課外活動」來加強訓育之成效。

八、變化氣質：訓育之目的，在使人經過訓育的陶冶，而能變化氣質。儒家諸子却有這種主張。荀子云：「君子之學如蝨，蟠然遷之，故其行效，其立效，其置顏色，出辭氣效。無留善，無宿問。」（荀子大略篇）這是荀子變化氣質的最精采的比喻。荀子又云：「君子之學也，入乎耳，著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。端而言，蠕而動，可以爲法則。小人之學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口耳之間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？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；君子之學也，以美其身，小人之學也，以爲禽犢。」（荀子勸學篇）又云：「不聞不若聞之，聞之不若見之，見之不若知之，知之不若行之，學至於行而止矣。行之，明也；明之爲聖人，聖人也者，本仁義、當是非，齊言行。不失毫釐。無他道焉，已乎行之矣。故聞之而不見，雖博必謬；見之而不知，雖識必妄；知之而不行，雖敦必困。」（荀子儒效篇）用現代教育術語來說明，學習的過程，第一步，入乎耳，是由感官接受外來的刺激；第二步，著乎心，是把接受的刺激傳入腦神經裏面，起一種聯結和類化作用；第三步，布乎四體，是由腦神經傳佈到身體上各處肢體；第四步，形乎動靜，是各處肢體接受神經控制反應出種種動作和行爲。這是由學習而達成變化氣質的過程，比起現代心理學上所倡導的學習歷程，並無遜色。至於聞不如見，見不如知，知不如行這一學習過程，與杜威的「學本於行」（Learning by doing）的原理，也是相符的。故教學要能達到變化氣質的目的，訓育也是如此。

六十七年、十二月於化南新村。